

# 初刻拍案惊奇

〔明〕凌濛初◎著

〔第三卷〕



# 初刻拍案惊奇

〔明〕凌濛初◎著

〔第三卷〕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初刻拍案惊奇/(明)凌濛初著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9.12  
重印

ISBN 978-7-80528-993-9

I. 初… II. ①凌… III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3018 号

Chu Ke Pai An Jing Qi

初刻拍案惊奇 (三)

---

原 著: (明) 凌濛初

责任编辑: 王尔立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徐 超

出版发行: 吉林文史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

印 刷: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

版 次: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6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mm 32 开本

字 数: 565 千字

印 张: 4.75

书 号: ISBN 978-7-80528-993-9

定 价: 92.50 元 (全四册)

# 目 录

第二十卷	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	267
第二十一卷	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	292
第二十二卷	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舫	302
第二十三卷	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	315
第二十四卷	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	329
第二十五卷	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	343
第二十六卷	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	354

初刻拍案惊奇

---

第二十七卷	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	369
第二十八卷	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	385
第二十九卷	通闾闾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	395

## 第二十卷

###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

诗曰：

全婚昔日称裴相，助疾千秋慕范君。

慷慨奇人难屡见，休将仗义望朝绅。

这一首诗，单道世间人周急者少，继富者多。为此，达者便说：“只有锦上添花，那得雪中送炭？”只这两句话，道尽世人情态。比如一边有财有势，那趋财慕势的多只向一边去，这便是俗语叫做“一帆风”，又叫做“鹁鸽子旺边飞”。若是财利交关，自不必说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儿女亲情，有贪得富的，便是王公贵戚，自甘与团头作对；有嫌着贫的，便是世家巨族，不得与甲长联亲。自道有了一分势要，两贯浮财，便不把人看在眼里。况有那身在青云之上，拔人于淤泥之中，重捐己资，曲全婚配，恁般样人，实是从前寡见，近世罕闻。冥冥之中，天公自然照察。原来那“夫妻”二字，极是郑重，极宜斟酌，报应极是昭彰，世人决不可戏而不戏，胡作乱为。或者因一句话上成就了一家儿夫妇，或者因一纸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缘，就是陷于不知，因果到底不爽。

且说南直长洲有一村农，姓孙，年五十岁，娶下一个后生继妻。前妻留下一个儿子，一房媳妇，且是孝顺。但是爹娘的说话，不论好歹真假，多应在骨里的信从。那老儿和儿子，每日只是锄田耙地，出去养家过活。婆媳两个，在家绩麻拈苎，自做生

理。却有一件奇怪：原来那婆子虽数上了三十多个年头，十分的不长进，又道是“妇人家人土方休”，见那老子是个养家经纪之人，不佻地理会这些勾当，所以闲常也与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，几番几次漏在媳妇眼里。那媳妇自是个老实勤谨的，只以孝情为上，小心奉事翁姑，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绽？谁知道无心人对有心人，那婆子自做了这些话把，被媳妇每每冲着，虚心病了，自没意思，却恐怕有甚风声吹在老子和儿子耳朵里，颠倒在老子面前搬斗。又道是“枕边告状，一说便准”，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语，带水带浆的羞辱毁骂了儿子几次。那儿子是个孝心的人，听了这些话头，没个来历，直摆布得夫妻两口终日合嘴合舌，甚不相安。

看官听说：世上只有一夫一妻，一竹竿到底的，始终有些正气，自不甘学那小家腔派。独有最狠毒、最狡猾、最短见的，是那晚婆。大概不是一婚两婚人，便是那低门小户拣剩货与那不学好，为夫所弃的这几项人，极是老唧溜，也会得使人喜，也会得使人怒，弄得人死心塌地，不敢不从。原来世上妇人，除了那十分贞烈的，说着那话儿无不着紧。男子汉到中年，筋力渐衰。那娶晚婆的，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，往往男大女小。假如一个老苍男子，娶了水也似一个娇嫩妇人，纵是千箱万斛，尽你受用，却是那话儿有些支吾不过，自觉得过意不去，随你有万分不是处，也只得依顺了他。所以那家庭间，每每被这些人吵得十清九浊。

这闲话且放过，如今再接前因。话说吴江有个秀才萧王宾，胸藏锦绣，笔走龙蛇。因家贫，在近处人家处馆，早出晚归。主家间壁，是一座酒肆，店主唤做熊敬溪，店前一个小小堂子，供着五显灵官。那王宾因在主家出入，与熊店主厮熟。

忽一夜，熊店主得其一梦，梦见那五位尊神对他说道：“萧状元终日在此来往，吾等见了坐立不安。可为吾等筑一堵短壁

儿，在堂子前遮蔽遮蔽。”店主醒来，想道：“这梦甚是跷蹊。说甚么萧状元，难道便是在间壁处馆的那个萧秀才？我想，恁般一个寒酸措大，如何便得做状元？”心下疑惑。却又道：“除了那个姓萧的，却又不曾与第二个姓萧的识熟。‘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’况是神道的言语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”次日起来，当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墙，遮了神圣，却自放在心里不题。

隔了几日，萧秀才往长洲探亲。经过一个村落人家，只见一伙人聚做一块，在那里喧嚷。萧秀才挨在人丛里看一看，只见众人指着道：“这不是一位官人？来得凑巧，是必央及这官人则个。省得我们村里去寻门馆先生。”连忙请萧秀才坐着，将过纸笔道：“有烦官人写一写，自当相谢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写个甚么？且说个缘故。”只见一个老儿与一个小后生走过来道：“官人听说：我们是这村里人，姓孙。爷儿两个，一个阿婆，一房媳妇。叵耐媳妇十分不学好，到终日与阿婆斗气。我两个又是养家经纪，一年到头，没几时住在家里。这样妇人，若留着，到底是个是非堆，为此，今日将他发还娘家，任从别嫁。他每众位多是地方中见。为是要写一纸休书，这村里人没一个通得文墨；见官人经过，想必是个有才学的，因此相烦官人替写一写。”萧秀才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有甚难处？”便逞着一时见识，举笔一挥，写了一纸休书，交与他两个。他两个便将五钱银子，送秀才做润笔之资。秀才笑道：“这几行字值得甚么？我却受你银子！”再三不接。拂着袖子，撇开众人，径自去了。这里自将休书付与妇人。那妇人可怜，勤勤谨谨做了三四年媳妇，无缘没故的休了他。咽着这一口怨气，扯住了丈夫，哭了又哭，号天拍地的不肯放手。口里说道：“我委实不曾有甚歹心负了你，你听着一面之词，离异了我。我生前无分辨处，做鬼也要明白此事。今世不能和你相见了，便



死也不忘记你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傍人俱各掩泪。他丈夫也觉得伤心，忍不住哭起来。却只有那婆子看着，恐怕儿子有甚变卦，流水和老儿两个拆开了手，推出门外。那妇人只得含泪去了，不题。

再说那熊店主，重梦见五显灵官对他说道：“快与我等拆了面前短壁，拦着十分郁闷。”店主梦中道：“神圣前日吩咐小人起造，如何又要拆毁？”灵官道：“前日为萧秀才时常此间来往，他后日当中状元，我等见了他坐立不便，所以教你筑墙遮蔽。今他于某月某日，替某人写了一纸休书，拆散了一家夫妇。上天鉴知，减其爵禄。今职在吾等之下，相见无碍。以此可拆。”那店主正要再问时，一跳惊醒。想道：“好生奇异！难道有这等事？明日待我问萧秀才，果有写休书一事否？便知端的。”明日当真先去拆了壁。却好那萧秀才踱将来，店主邀住道：“官人，有句话说。请店里坐地。”人到里面，坐定吃茶，店主动问道：“官人曾于某月某日与别人代写休书么？”秀才想了一会道：“是曾写来。你怎地晓得？”店主遂将前后梦中灵官的说话，一一告诉了一遍。秀才听罢，目睁口呆，懊悔不迭。后来果然举了孝廉，只做到一个知州地位。那萧秀才因一时无心失误上，白送了一个状元。世人做事，决不可不检点。曾有诗道得好：

人生常好事，作者不自知。

起念埋根际，须思决局时。

动止虽微渺，干连已弥滋。

昏昏罹天网，方知悔是迟。

试看那拆人夫妇的，受祸不浅，便晓得那完人夫妇的，获福非轻。如今单说前代一个公卿，把几个他州外族之人，认做至亲骨肉，撮合了才子佳人，保全了孤儿寡妇，又安葬了朽骨枯骸。如此阴德，又不止是完人夫妇了。所以后来受天之报，非同

小可。

这话文出在宋真宗时。西京洛阳县有一官人，姓刘，名弘敬，字元普，曾任过青州刺史，六十岁上告老还乡。继娶夫人王氏，年尚未满四十。广有家财，并无子女。一应田园、典铺，俱托内侄王文用管理。自己只是在家中广行善事，仗义疏财，挥金如土。从前至后，已不知济过多少人了。四方无人不闻其名。只是并无子息，日夜忧心。

时遇清明节届，刘元普吩咐王文用整备了牲醴酒醴，往坟茔祭扫。与夫人各乘小轿，仆从在后相随。不逾时，到了坟上。浇奠已毕，元普拜伏坟前，口中说着几句道：

堪怜弘敬年垂迈，不孝有三无后大。  
七十人稱自古稀，残生不久留尘界。  
今朝夫妇拜坟茔，他年谁向坟茔拜？  
膝下萧条未足悲，从前血食何容艾！  
天高听远实难凭，一脉宗亲须悯爱。  
诉罢中心泪欲枯，先灵英爽如何在？

当下刘元普说到此处，放声大哭，旁人俱各悲凄。那王夫人极是贤德的，拭着泪上前劝道：“相公请免愁烦。虽是年纪将暮，筋力未衰；妾身纵不能生育，当别娶少年为妾，于嗣尚有望。徒悲无益。”刘元普见说，只得勉强收泪。吩咐家人，送夫人乘轿先回。自己留一个家僮相随，闲行散闷，徐步回来。

将及到家之际，遇见一个全真先生，手执招牌，上写道“风鉴通神”。元普见是相士，正要卜问子嗣，便延他到家中来坐。吃茶已毕，元普端坐，求先生细相。先生仔细相了一回，略无忌讳，说道：“观使君气色，非但无嗣，寿亦在旦夕矣。”元普道：“学生年近古稀，死亦非夭。子嗣之事，至此暮年，亦是水中捞月了。但学生自想，生平虽无大德，济弱扶倾，矢志已久。不知

如何罪业，遂至殄绝祖宗之祀？”先生微笑道：“使君差矣。自古道：‘富者怨之丛。’使君广有家私，岂能一一综理？彼任事者只顾肥家，不存公道，大斗小秤，侵剥百端，以致小民愁怨。使君纵然行善，只好功过相酬耳，恐不能获福也。使君但当悉杜其弊，益广仁慈；多福、多寿、多男，特易易耳。”元普闻言，默然听受。先生起身作别，不受谢金，飘然去了。元普知是异人，深信其言。随取田园、典铺账目，一一稽查。又潜往街市、乡间，各处探听，尽知其实。遂将众管事人一一申饬，并妻侄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。自此益修善事，不题。

却说汴京有个举子李逊，字克让，年三十六岁。亲妻张氏，生子李彦青，小字春郎，年方十七。本是西粤人氏，只为与京师穹远，十分孤贫，不便赴试。数年前挈妻携子，流寓京师。却喜中了新科进士，除授钱塘县尹。择个吉日，一同到了任所。李克让看见湖山佳胜，宛然神仙境界，不觉心中爽然。谁想贫儒命薄，到任未及一月，犯了个不起之症。正是：

浓霜偏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。

那张氏与春郎请医调治，百般无效，看看待死。一日，李克让唤妻子到床前说道：“我苦志一生，得登黄甲，死亦无恨。但只是无家可奔，无族可依，撇下寡妇孤儿，如何是了？可痛！可怜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张氏与春郎在傍劝住。克让想道：“久闻洛阳刘元普仗义疏财，名传天下，不论识认不识认，但是以情相求，无有不应。除是此人，可以托妻寄子。”便叫：“娘子，扶我起来坐了。”又叫儿子春郎，取过文房四宝。正待举笔，忽又停止。心中好生踌躇道：“我与他从来无交，难叙寒温，这书如何写得？”疾忙心生一计，吩咐妻儿取汤取水，把两人都遣开了。及至取得汤水来时，已自把书重重封固，上面写十五字，乃是：“辱弟李逊书呈洛阳恩兄刘元普亲拆。”把来递与妻儿收好，说

道：“我有个八拜为交的故人，乃青州刺史刘元普，本贯洛阳人氏。此人义气干霄，必能济汝母子，将我书前去投他，料无阻碍。可多多拜上刘伯父，说我生前不及相见了。”随吩咐张氏道：“二十载恩情，今长别矣。倘蒙伯父收留，全赖小心相处。必须教子成名，补我未逮之志。你已有遗腹两月，倘得生子，使其仍读父书；若生女时，将来许配良人。我虽死而瞑目。”又吩咐春郎道：“汝当事刘伯父如父，事刘伯母如母。又当孝敬母亲，励精学业，以图荣显，我死犹生。如违我言，九泉之下亦不安也。”两人垂泪受教。又嘱咐道：“身死之后，权寄棺木浮丘寺中。候投过刘伯父，徐图殡葬。但得安土埋藏，不须重到西粤。”说罢，心中哽咽，大叫道：“老天，老天！我李逊如此清贫，难道要做满一个县令，也不能够？”当时蓦然倒在床上，已自叫唤不醒了。正是：

君恩新荷喜相随，谁料天年已莫追。

休为李君伤天逝，四龄已可做颜回。

张氏、春郎，各各哭得死而复苏。张氏道：“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！倘刘君不肯相容，如何处置？”春郎道：“如今无计可施，只得依从遗命。我爹爹最是识人，或者果是好人，也不见得。”张氏即将囊橐检点，那曾还剩分文！原来李克让本是极孤极贫的，做人甚是清方，到任又不上一月，虽有些少，已为医药废尽了。还亏得同僚相助，将来买具棺木盛殓，停在衙中。母子二人朝夕哭奠。过了七七之期，依着遗言，寄柩浮丘寺内。收拾些少行李盘缠。带了遗书，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取路投洛阳县来。

却说刘元普一日正在书斋闲玩古典，只见门上人报道：“外有母子二人，口称西粤人氏，是老爷至交亲戚，有书拜谒。”元普心下着疑，想道：“我那里来这样远亲？”便且叫：“请进。”母

子二人走到跟前，施礼已毕，元普道：“老夫与贤母子在何处识面？实有遗忘，伏乞详示。”李春郎答道：“家母、小侄其实不曾得会，先君却是伯父至交。”元普便请姓名。春郎道：“先君李逊，字克让。母亲张氏。小侄名彦青，字春郎。本贯西粤人氏。先君因赴试，流落京师。以后得第，除授钱塘县尹，一月身亡。临终时怜我母子无依，说有洛阳刘伯父，是幼年八拜至交，特命亡后资了手书，自任所前来拜恳。故此母子造宅，多有惊动。”元普闻言，茫然不知就里。春郎便将书呈上。元普看了封签上十五字，好生诧异。及至拆封看时，却是一张白纸，吃了一惊，默然不语。左思右想了一回，猛可里心中省悟道：“必是这个缘故无疑。我如今不要说破，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。”张氏母子见他沉吟，只道不肯容纳，岂知他却是天大一场美意！元普收过了书，便对二人说道：“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。指望再得相会，谁知已作古人！可怜！可怜！今你母子，就是我家骨肉，在此居住便了。”便叫请出王夫人来，说知来历，认为妯娌。春郎以子侄之礼自居。当时摆设筵席，款待二人，酒间说起李君灵柩在任所寺中，元普一力应承殡葬之事。王夫人又与张氏细谈，已知他有遗腹两月了。酒散后送他母子到南楼安歇，家伙器皿无一不备，又拨几对僮仆服侍。每日三餐，十分丰美。张氏母子得他收留，已自过望。谁知如此殷勤，心中感激不尽。过了几时，元普见张氏德性温存，春郎才华英敏，更兼谦谨老成，愈加敬重。又一面打发人往钱塘去扶柩了。

忽一日，正与王夫人闲坐，不觉掉下泪来。夫人忙问其故。元普道：“我观李氏子仪容志气，后来必然大成。我若得这般一个儿子，真可死而无恨。今年华已去，子息杳然。为此不觉伤感。”夫人道：“我屡次劝相公娶妾，只是不允。如今定为相公觅一侧室，管取宜男。”元普道：“夫人休说这话。我虽垂暮，你却

尚是中年，若是天不绝我刘门，难道你不能生育？若是命中该绝，纵使姬妾盈前，也是无干。”说罢，自出去了。夫人这番却主意要与丈夫娶妾。晓得与他商量，定然推阻，便私下叫家人唤将做媒的薛婆来，说知就里。又嘱咐道：“直待事成之后，方可与老爷得知。必用心访个德容兼备的，或者老爷才肯相爱。”薛婆一一应诺而去。过不多日。薛婆寻了几头来说；领来看了，没有一个中夫人的意。薛婆道：“此间女子只好恁样，除非汴梁帝京，五方杂聚去处，才有出色女子。”恰好王文用有别事要进京，夫人把百金密托了他，央薛婆与他同去寻觅。薛婆也有一头媒事要进京，两得其便。就此起程不题。

如今再表一段缘因。话说汴京开封府祥符县有一进士，姓裴，名习，字安卿，年登五十。夫人郑氏早亡，单生一女，名唤兰孙。年方二八，仪容绝世。裴安卿做了郎官几年，升任襄阳刺史。有人对他说道：“官人向来清苦，今得此美任，此后只愁富贵不愁贫了。”安卿笑道：“富自何来？每见贪酷小人，惟利是图，不过使这几家治下百姓卖儿贴妇，充其囊橐。此真狼心狗行之徒。天子教我为民父母，岂是教我残害子民？我今此去，惟吃襄阳一杯淡水而已。贫者人之常，叨朝廷之禄，不至冻馁足矣，何求富为？”裴安卿立心要做个好官，选了吉日，带了女儿起程赴任。不则一日，到了襄阳。莅任半年，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，词清讼简。民间造成几句谣词，说道：

襄阳府前一条街，一朝到了裴公台。

六房吏书去打盹，门子皂隶去砍柴。

光阴荏苒，又早六月炎天。一日，裴安卿与兰孙吃过午饭，暴暑难当，安卿命汲井水解热。霎时井水将到，安卿吃了两钟，随后叫女儿吃。兰孙饮了数口，说道：“爹爹，恁样淡水，亏爹爹怎生吃下偌多！”安卿道：“休说这般折福的话。你我有得这水

吃时，也便是神仙了。岂可嫌淡？”兰孙道：“爹爹，如何便见得折福？这样时候，多少王孙公子雪藕调冰，浮瓜沉李，也不为过。爹爹身为郡侯，饮此一杯淡水，还道受用。也太迂阔了。”安卿道：“我儿不谙事务，听我道来。假如那王孙公子，倚傍着祖宗的势耀，顶戴着先人积攒下的浮财，不知稼穡，又无甚事业，只图快乐，落得受用。却不知乐极悲生，也终有马死黄金尽的时节；纵不然，也是他生来有这些福气。你爹爹贫寒出身，又叨朝廷民社之责，须不能够比他。还有那一等人，假如当此天道，为将边廷，身披重铠，手执戈矛，日夜不能安息，又且死生朝不保暮。更有那荷锄农夫，经商工役，辛勤陇陌，奔走泥涂，雨汗通流，还禁不住那当空日晒。你爹爹比他，不已是神仙了？又有那下一等人，一时过误，问成罪案，困在囹圄，受尽鞭捶，还要肘手镣足，这般时节，拘于那不见天日之处。休说冷水，便是泥汁也不能够。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。父娘皮肉，痛痒一般，难道偏他们受得苦起？你爹爹比他，岂不是神仙？今司狱司中见有一二百名罪人，吾意欲散禁他，每在狱日给冷水一次，待交秋再作理会。”兰孙道：“爹爹未可造次。狱中罪人，皆不良之辈，若轻松了他，倘有不测，受累不浅。”安卿道：“我以好心待人，人岂负我？我但吩咐牢子紧守监门便了。”也是合当有事，只因这一节，有分教：

应死囚徒俱脱网，施仁郡守反遭殃。

次日，安卿升堂。吩咐狱吏将囚人散禁在牢，日给凉水与他，须要小心看守。狱卒应诺了。当日便去牢里松放了众囚，各给凉水，牢子们紧紧看守，不致疏虞。过了十来日，牢子们就懈怠了。忽又是七月初一日。狱中旧例：每逢月朔，便献一番利市。那日烧过了纸，众牢子们都去吃酒散福。从下午吃起，直吃到黄昏时候，一个个酩酊烂醉。那一干囚犯，初时见狱中宽纵。

已自起心越牢。内中有几个有亲识的，密地教对付些利器，暗藏在身边。当日见众人已醉，就乘便机发作。约莫到二更时分，狱中一片声喊起，一二百罪人一齐动手，先将那当牢的禁子杀了。打出牢门，将那狱吏牢子一个个砍翻。撞见的，多是一刀一个。有的躲在黑暗里听时，只听得喊道：“太爷平时仁德，我每不要杀他。”直反到各衙，杀了几个佐贰官。那时正是清平时节，城门还未曾闭，众人呐声喊，一哄逃走出城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那时裴安卿听得喧嚷，在睡梦中惊觉，连忙起来，早已有人报知。裴安卿听说，却正似顶门上失了三魂，脚底下荡了七魄，连声只叫得苦。悔道：“不听兰孙之言，以至于此。谁知道将仁待人，被人不仁。”一面点起民壮，分头追捕。多应是海底捞针，那寻一个？次日这桩事早报与上司知道，少不得动了一本。不上半月，已到汴京。奏章早达天听，天子与群臣议处。若是裴安卿是个贪赃刻剥、阿谀谄佞的，朝中也还有人喜他。只为平素心性刚直，不肯趋奉权贵。况且一清如水，俸资之外毫不苟取，那有钱财夤缘势要？所以无一人与他辨冤。多道：“纵囚越狱，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又且杀了佐贰，独留刺史，事属可疑。合当拿问。”天子准奏，即便批下本来，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。那时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，再生来的杜母，也只得低头受缚。却也道自己素有政声，还有辨白之处，叫兰孙收拾了行李，父女两个同了押解人起程。

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。那裴安卿旧日住居，已奉圣旨抄没了。僮仆数人，分头逃散。无地可以安身。还亏得郑夫人在时，与清真观女道往来，只得借他一间房子，与兰孙住下了。次日，青衣小帽，同押解人到朝候旨。奉圣旨：下大理狱鞫审。即刻便自进牢。兰孙只得将了些钱钞，买上告下，去狱中传言寄语，担



茶送饭。原来裴安卿年衰力迈，受了惊惶，又受了苦楚，日夜忧虞，饮食不进。兰孙设处送饭，枉自费了银子。一日，见兰孙正到狱门首来，便唤住女儿说道：“我气塞难当，今日大分必死。只为为人慈善，以致召祸，累了我儿。虽然罪不及孥，只是我死之后，无路可投；作婢为奴，定然不免。”那安卿说到此处，好如万箭钻心，长号数声而绝。还喜未及会审，不受那三木囊头之苦。兰孙跌脚捶胸，哭得个发昏章第十一。欲要领取父亲尸首，又道是朝廷罪人，不得擅便。当时兰孙不顾死生利害，闯进大理寺衙门，哭诉越狱根由，哀感旁人。幸得那大理寺卿还是有个公道的人，见了这般情状，恻然不忍。随即进一道表章，上写着：

大理寺卿臣某，勘得襄阳刺史裴习，抚字心劳，提防政拙。虽法禁多疏，自干天谴；而反情无据，可表臣心。今已毙囹圄，宜从宽贷。伏乞速降天恩。赦其遗尸归葬，以彰朝廷优待臣下之心。臣某惶恐上言。

那真宗也是个仁君，见裴习已死，便自不欲苛求，即批准了表章。兰孙得了这个消息，还算是“黄连树下弹琴——苦中取乐”。将身边所剩余银，买口棺木，雇人抬出尸首，盛殓好了，停在清真观中。做些羹饭，浇奠了一番，又哭得一佛出世。那裴安卿所带盘费，原无几何，到此已用得干干净净了。虽是已有棺木，殓葬之资毫无所出。兰孙左思右想道：“只有个舅舅郑公，见任西川节度使，带了家眷在彼。却是路途险远，万万不能搭救。真正无计可施。”事到头来不自由，只得手中拿个草标，将一张纸写着“卖身葬父”四字，到灵柩前拜了四拜，祷告道：“爹爹阴灵不远，保奴前去得遇好人。”拜罢起身，噙着一把眼泪，抱着一腔冤恨，忍着一身羞耻，沿街喊叫。可怜裴兰孙是个娇滴滴的闺中处子，见了一个募生人也要面红耳热的，不想今日